



廣播演說





A Chinese priest delivering a "radio" sermon from the  
pulpit of the Catholic Cathedral in Hong-kong.

國籍司鐸在香港大堂播講之攝影

Sacerdos sinensis hic apparet dum sermonem "radio"  
diffusum, e pulpito in Ecclesia Cathedrali Hong-kong, pronuntiat.

天主降生一九三八年

廣

播

演

講



眞理學會出版  
地址：香港堅道十六號

1300 9-38

# **"RADIO" SERMONES**

**(Radio sermons)**

**vol. 1.**

**DE ECCLESIA CATHOLICA**

**(The Catholic Church)**

**Nihil Obstat**  
**Henry, S. J.**

**Imprimatur**  
**Aug. Haouisée, S. J.**  
**Vic. Apost. de Shanghai**  
**30 Août 1938**

**No. M. 2.**

**CATHOLIC TRUTH SOCIETY**  
**16 Caine Rd.**  
**HONGKONG**

# 廣播演講目錄

壹	公教聖道爲今日社會之需要	一
貳	不能以任何教會學理與公教並論	六
參	基多乃降生爲人的真天主	一三
肆	基多之家庭觀念	二四
伍	何以上主以苦難加諸世人	三〇
陸	凡公教信友皆有傳教之責	三四
柒	聖教會何故稱爲至公	三九

# 講題——壹

## 公教聖道爲今日社會之需要

一九三八年一月二日上午十時石抱璞司鐸在堅道大堂播講

積箇人而成家庭，積家庭而成社會，故社會乃公眾共有之機關，而互有關係者也。天下之大，人類之多，而欲其進步，必須根據道德，何也？蓋有道德，社會方能進步；無道德，社會不能進步故也。

有某方焉，民風不振，人心不古，弁髦道德，芻狗仁義，損人利己，背叛國家，社會墮落，達於極點，揆厥原因，豈非以無道德乎？

有某方焉，民風英勇，不譎不詐，忠於職守，長於技能，視國事如家事，努力工作，社會進步，蒸蒸日上，揆厥原因，豈非以有

道德乎？

由是言之，社會有道德，人羣方能有幸福，社會無道德，人羣豈能有幸福乎？惟道德有真假之區別：真道德方能爲人羣謀幸福；假道德不獨不能爲人羣謀幸福，且大有害於社會也。

予所謂真道德者，乃公教之聖道；假道德卽世俗之道德。請申言之：夷齊其面，盜蹠其心，詐虞相尙，虛僞成風，祇顧目前之快樂，不計身後之禍患，世俗之道德也；謹言慎行，擁護國家，孝親敬長，愛主愛人，不圖暫時之快樂，祇求永遠之幸福，公教之道德也。

由是言之，公教聖道，乃今日社會所需要者也。因社會與公教聖道之關係，有如動物與飲食之關係，得之則生，弗得則死，其關係大矣！

吾人廁身社會中，當爲人羣謀幸福；既當爲人羣謀幸福，則當先明瞭社會之現象；時至今日，社會之現象，殊屬令人痛心！人民生活計困難，饑殍不繼，啼飢號寒者，不知凡幾；富者錦衣玉食，餓殍輾轉溝壑者，又不知凡幾；誠如杜甫詩中所謂：『朱門酒肉臭，野有凍死骨』矣！若論倫理方面，則更爲痛心！異端蠱起，邪說橫行，放僻邪侈之事實，罄竹難書，強暴奸宄之行爲，日新月異，故有心世道人心者，皆欲設法挽救此種弊害，惟挽救之方法必須有效驗者方可；不然，則徒勞無功矣；故必須加以一番考慮也。

欲挽救此種弊害，不獨使人覺悟彼之錯誤便了，尤須使人實行糾正己往之錯誤也；惟事實明明告訴吾人：雖有多人覺悟自己之錯誤，且有心改過矣，不獨不能改過，而竟復犯，罪上加罪，究因何故？無非因彼箇人之力量太軟弱，不足以實行彼之志願耳。是故必



需真主之神力助佑之，然後方可，然後方可達到挽救社會之弊害，然後方可稱爲使社會安定和平，日興月盛，完全妥善之方法也。

公教聖道至公至正，不偏不倚，乃造天地萬物之真主宰所立者也，包括當信之真理，當守之誠命，及得神恩助人實行當信當守各端之善法。是故人若謹守公教之聖道，戰戰兢兢，如臨深淵，如履薄冰，定可除去以前所有之惡習，成一循規蹈矩之人，善盡人之所以爲人之職責，卽恭敬愛慕天主，又因愛主而愛人，非特不令他人受害，且應救濟他人之困苦。茲可引公教初傳至羅瑪之歷史爲証：羅瑪乃歐洲古代帝國之京都也，當時社會腐敗情形，可用數句言語包括之，卽驕傲，貪婪，淫佚，殘暴；而公教聖道，欲人謙遜，神貧，克己，仁愛，完全與當時習氣相反：照常情推測，此種道理，焉能使驕傲之羅瑪人入耳乎？焉能使倔强之羅瑪人服從乎？故當時

信奉公教者屢受羅瑪人摧殘，爲教義而致命者二千萬人，奮鬪數百年，卒將全羅瑪帝國人民克服，使彼等信奉聖教；既信奉聖教，卽當遵守聖道，驕傲者當變爲謙遜，貪婪者當變爲神貧，淫佚者當變爲克己，殘暴者當變爲仁愛，試問若非真主所立之聖教，若非真主所賜之恩佑，焉能有若是成效乎？

雖然未必個個信奉公教之人皆完全遵守聖道，如有一個信友不守教規，卽爲教中之罪人，開罪於天主，彼必常受良心之責備，而天主必垂憐之，默感之，催促之改過，彼若不固執到底，則改過自易矣。因公教內有吾主耶穌所立爲人得神恩之善法也，（卽赦罪之聖事）告解聖事。然真心悔改者，必須做相當之補贖，譬如：曾經損害人者，必須盡力賠補受己損害者之損失，若不肯賠補，彼之罪必不能得赦。

是故社會之人，若皆篤信奉行公教聖道，則所有一切弁髦道德，芻狗仁義，損人利己，夷齊其面，盜蹠其心，欺騙詐偽，驕奢淫佚，殺人放火，作奸犯上之罪惡，咸一掃而清；祇見人人謹言慎行，擁護國家，孝親敬長，愛主愛人；社會豈有不進步，人類豈有不享幸福乎？故公教之聖道，實爲今日社會之需要也。

## 講題——貳 不能以任何教會學理與公教並論

一九三八年一月廿三日上午十時魏蘊耀司鐸在堅道大堂播講

考諸萬國史乘，見國無大小，人無文野，有一特點，無時間空間之分別，爲人類皆同者，卽無一人不有神之觀念與宗教之信仰也。神之觀念與宗教之信仰既爲普遍之事實，卽當有普遍之原因，而普遍之原因，卽爲人性，蓋古今人類之性，莫不同也；然則信仰宗

教、必爲人類本性所需要者無疑矣。惟時至今日，宗教林立，是否神神可拜，教教應崇，實屬重要問題，不可不虛心研究；誠以真理惟一，真神惟一，真宗教亦惟一，斷不能由各人自便認奉一教，聊以塞責，必須欽崇真主自立之真教，方可謂之率性也。欲知何是非，孰真孰僞，果能虛心研究，不難水落石出；蓋宗教雖林立，概而論之，不外兩種，一則崇拜造物真主，一則欽敬受造之物。吾今只將真宗教當具之要素，及其標記，畧爲申論，則真者何屬，不難明瞭矣。

真宗教之要素，不外乎究人之來由，生前之職責，與身後之歸宿。人之來由者，以人爲萬物之靈，於一身備眾物之妙，尊而且貴，必非偶然顯現，非進化而成，亦非無因而至，蓋必有其來由；而來由之問題，關係人生大事，人必洞明之，始能度其報本歸原之生

活，而得至其所止。

生前之職責者，以人既不能自有，即對於肉身方面，父母亦不能擅其權也，其造化之功，獨歸於全能之造物主，此乃古今真正哲學家所共承認者也，不可不感恩圖報。烏鳥無靈，尙知反哺，況人爲萬物之靈，不應報本耶？然則人生於世，當信認造物主爲獨一無上之主宰，不當崇拜其他任何鬼神；愛慕造物主爲諸恩之原始，恪守其誠，謹遵其命，不得爲背叛良心之事；奉事他爲人類之父母，履行其教內各種禮儀，敬謹從事。

至身後之歸宿者，凡哲學家研究事物，必推究其最終之理由；由上文論之，既知人之來由，人之職責矣，必當更求人之終向，即人非一死遂完，與草木同腐，必別有其境遇，繼續生存者。蓋斯世無真賞，亦無真罰，爲人類所公認者也；而人之善善惡惡之心，則

永不磨滅，凡百舉止，皆默認身後有賞罰存在，所謂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者是也。

真宗教爲基多救主所親創，承託信仰天主之真道，具有拯救神靈之善法，必永久不替；今雖有人叛變其道，改革禮規，假借其名，另立門戶，亦不能將真教消滅也。夫真教會則必有所以辨認之標記，所以辨認之標記有四，卽至一，至聖，至公，從宗徒傳下是也。

至一者，卽唯一真教會，其份子當統屬於同一主權，信同一道理，行同一敬禮。一於統屬者，猶身之於首，國之於君，家之於主；身無首不活，國無君不治，家無主不齊；故耶穌升天前將總理教會之權，託於聖伯多祿，及其繼位者，使普世教友司鐸主教皆統屬於唯一元首。一於道理者，教之所以爲教者，在乎真主所宣示之道理也，道理若分歧，教卽不一，便非真教；耶穌所傳之道理乃真實

無妄，不能朝令夕改，一人信此，一人信彼，而互相矛盾也。一於敬禮者，凡屬教友，當預同一之祭獻，領同一之聖事，而各種禮儀，悉範圍於唯一主體之機關也。

至聖者，以教會祖師吾主耶穌爲至聖之聖，諸德之源，其所用之法則，必足以引人成聖成賢；法則既聖善，則實際上，必產生無數之聖人也。

至公者，以耶穌創立教會，是爲萬世天下人民，故當公於時，公於地；公於時者，自創立以迄世末，不致間斷滅絕也；公於地者，教會雖廣傳普世，仍爲同一之教會，互相聯絡，成爲一體，貴賤不分，中外一律，智愚皆有，貧富不齊，使真教公諸天下，公諸世世者也。

從宗徒傳下者，據經史所載，耶穌之道，授於宗徒，耶穌之權

，託於宗徒。耶穌升天前，語宗徒曰：我有天地全權，汝往訓萬民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洗之；凡我諭汝者，悉令遵守，我日與汝偕，迄於世末；據此諸語，吾主已明允承與徒偕，以助其承行統治之責；然宗徒非直至世末，親當此責，故必有其繼位者，執行於後，而其統治之教會，方爲宗徒傳下之真教會。

今所謂真教當有之要素，與應具之標記，既畧如上述，則彼以受造物爲主之教，對於此種要素，已多缺陷。蓋彼輩從未深究人之出處，卽有之，亦不過一種糊塗謬論而已，如輪迴轉生等，不值識者一笑。而於生前之職責，絕未研究，間有講道德，說仁義，亦是仁其仁，義其義，毫無根據，徒託空言，實不足維護人心也。至對於人之歸宿，更無切實之定論，不明賞罰之權誰屬，善者何所賞，惡者何所罰，萋萋然，不知其所之。





至論其他認造物主之各種裂教，亦無真教之標記：蓋其所信之道理不一，雖創教者，亦互相爭執，各有信條；敬禮不一，故於聖事祭禮，各行其是；統治不一，各派均不統屬於同一首領，彼此亦不相聯絡。其於至聖一端，更無足述，因路得賈爾文等，已將修身繕靈之法則，革除淨盡；且數百年來，未嘗一見出類拔萃精修童貞致命等大聖，亦無一真實之聖蹟，足爲蒙主眷愛之證。其於至公一層，亦不足道：別派分支，互相攻訐，道理統治皆非一致；論其時，則僅始於十六世紀；論其地，則惟限於數國。至其所以非宗徒傳下者，以不論何派，既不承認繼宗徒長伯多祿位之羅馬教皇，則必無統理教會之權，因耶穌嘗云，聽汝者，聽我，違汝者，背我故也。公教之對於應具之要素，及其標記，則絲毫無缺，然則真宗教必獨屬於公教矣，吾故曰：不能以任何教會學理與公教並論也。願各

位留意明察，不致差以毫釐，謬以千里，幸甚，幸甚。

## 講題——叁 基多乃降生爲人的真天主

一九三八年於二月三十日上午十時馮景仁司鐸在堅道大堂播講

屢次有人問我們天主教人，「你們拜耶穌基多嗎？」耶穌基多，我們天主教人當然拜的；但是何如拜他呢？因爲他是真天主，卽是造天地萬物的大主宰，在於一千九百三十八年前，降下來世界上，同世上的人住了三十三年。耶穌既然是真天主，必定有憑據可以證明他；這些憑據，就是從他一生所講所做的事找出來的。但是他一生所講所做的事，記載在那部書上呢？有記載在四部新聖經裡：這四部新聖經，就是瑪竇聖經，瑪爾谷聖經，路加聖經，若望聖經。所以我們要證明耶穌基多是真天主，該當首先證明這四部新經是

純正的書，是有價值的歷史，絕非荒謬無稽的神話小說可比的！

但凡要證明一部書是純粹的，必先證明三件事：

第一，要證明這部書不是假冒名字而作的。

第二，要證明這部書沒有失了著作者的原意。

第三，要證明這部書所載的事是真實的。

若果這三件事都證明了，這部書便是純正的；若缺少了一件，這部書便是不可靠的。

現在我們要將四部新經來考查研究，第一，我們可以證明這四部新經不是假冒名字的；因爲在於耶穌降生後九十年至一百數十年之間，已經有很多人引用這幾部新經的句語；這般人有的是耶穌的從徒，有的不是耶穌的從徒。現在可以畧舉幾個名出來作証：如革肋孟多教皇，如安抵基主教聖依納爵，聖波理加博主教，又如巴彼

亞，他臣，巴斯理底，些素等等；巴斯理底是一個異端人，些素是一個外教人，他們都沒有說這四部新經是假冒的。世界上的書籍，很難得這樣充足的証據，但是世人亦未有疑惑牠以爲假冒的，卽如論語，孟子，那個人不信是孔夫子的門弟及孟子所作的呢？

耶穌的宗徒死後一百年間，這幾部新經已經受很多人敬重，而且在教會裏常常用的。宗徒們及繼位的人捨棄自己的生命來證明新經所載的真道理，他們若果知道有些聖經是假冒的，豈有不立刻反對麼？當時歸化的猶太人，豈有不考查，妄認這些新經同古聖經，站在同等的地位上麼？在教的博學士，對於這些新經，豈有不分真假，盲信盲從麼？外教學者及異端教徒，用盡了各樣法子來攻擊天主教會，對於最關重要的新經，反置之不理麼？當時各處信耶穌的人，豈有不顧生命，眾人一心，串同假冒宗徒的名字，做了這些新

經，而且將這些假經，當作神聖的書，傳下來教他們的子子孫孫麼？由以上所舉出的種種原因，就可知道這些新經，絕非假冒的。

其次，我們更可以考查這幾部新經的文字及所載的事情，便可知知道著作者對於猶太人的語言，風俗，及信仰，都是很熟識的；又可知這幾個著作家與新經所載的事是同時的。這幾部新經，本係用希臘文來寫，但有些猶太人的語言參雜其間，卽如 Rabbi, Abba, Corobona, Raka, Kepha, 等等；牠的體裁，亦是猶太人所寫的體裁；而且對於地方的特色，卽如人民的風俗，職位的名稱，人民的偏見，國家的文化等等，寫得很準確很明晰，若非同時代同地方的猶太人，斷不能做得到。因爲耶穌降生後七十年，羅馬大軍攻破了日路撒冷城，城內聖殿亦被毀壞，人民與政治，都大大改變了；那個人可以追寫以前的事，寫得一無錯誤呢？

第二，我們要証這四部新經沒有失了作者的原意：

所謂沒有失了原意，不是謂沒有改變一字；我們要知道古時未有印刷，全用手抄，所以錯漏必不可免。但是關於耶穌的事蹟及他的道理，各處的新經抄本，都互相符合，沒有失了原意，其所以然，自有原因，可畧講一二：

○ 當日的教會，對於這四部新經，是很敬重的；對於假經，如聖伯多祿經，聖多默經，聖雅各伯經，必盡力排斥。

○ 由最初的時期，天主教會已經習慣將四部新經，在公眾行禮時熟讀，一有改變，人人都知。

○ 這四部新經，早已散布於全世界各處天主教會裡，各部抄本，都相符合，若一處的抄本改了原意，必易查出，所以我們對於這第二件事，可以不必懷疑了。

第三，我們要證明這四部新經所載的事，是真實的，換句話說，寫新經的人，是可靠的。

寫新經的人，若果知道當時的事實，而且照定事實來寫，他們便是可靠的。

⊖ 他們的確知道當時的事實：因爲聖瑪竇和聖若望，是耶穌的宗徒，跟隨了耶穌幾年；其餘兩個作者，聖瑪爾谷聖路加，又常與耶穌同時代的人有親密的來往，故此他們一定知道當時的事實。

⊖ 他們也是照定事實來寫：因爲他們一生都是有聖德的人，捨棄了自己的生命 來證明新經所載的事情是真實的。他們這樣做，並非爲得些世界上的利益。設使他們要講些假話，亦萬萬做不來，因爲當時很多人見過或聽過他們所寫的事實。他們所寫的事，又並非完全相同的，還有時似乎相反的，若果串同而寫，他們一定不

這樣做。至於他們所寫的耶穌，寫得他們品格非常高尚；所講的道理很淺明，又含着很奧妙的意思；這斷非他們的平常才力所能憑空寫成的。而且當時的猶太人，個個都以爲救世者（耶穌）要帶着大權勢，來世上復興先王達味的國家，無一人會想到他來建立一個神國，一生教人謙遜，良善，友愛；一生貧寒度日，卒之被釘死在十字架。

還有一個很有力的證據，是從亨辣得來的。亨辣本來是一個理想派中很有名的文學大家，而且是近代一個善於評判書籍的人。他當初不信這四部新經是純正的書，於是用盡心力去考查研究，想找出新經的錯謬缺點；但是他越考查越見得新經的純粹，卒之他要承認前三部新經，的確是寫在耶穌降生後七十年之間，最後一部聖若望新經，是寫在耶穌降生後八十年至一百一十八年之間，他說這部



經雖然無歷史的價值，但是一如前三部，都是專講耶穌是真天主聖子。由此看來，亨辣承認了三件很重要的事：

- ⊖ 前三部新經所寫的時候，與我們所定的時候相符合；
- ⊖ 這三部新經的確是歷史；
- ⊖ 這三部新經，都表明耶穌爲天主聖子。

亨辣的結論，真是天主教會的得勝歌。新經已被敵人的評判火爐試煉好久，至今卒之未見損傷。

我們既然証明了這幾部新經是純正的書，如今可以看看裏面所載耶穌的言語和事蹟：

新經裏面，往往有記載耶穌自認爲天主聖子，如聖瑪爾谷記載：「大司祭會問他（耶穌）說：你是可讚頌的天主的兒子基利斯督不是？耶穌說：我是。」他們因爲耶穌自認爲天主子，以爲他褻瀆了

天主，所以釘死他在十字架上。（瑪爾谷聖經第十四章）耶穌有一次醫好了一個出世盲眼的人，便問他說：「你信天主子麼？」那個人答說：「主，誰是天主子，我好信他？」耶穌說：「你見了他，現在同你說話的就是。」他說：「主，我信。」就跪下拜耶穌。（聖若望經第九章，三十五節）聖若望經有記耶穌的話：「我父所給我的，大於萬有……我同我父原是一個」（聖若望經第十章，廿九節）一如德亞人，又抬起石頭來要打他……因為你本是人，乃竟冒稱天主。」一次斐理伯宗徒求耶穌說：「主！請示我們以聖父。」他答說：「斐理伯，我同你們在一齊這樣長久，你還不認識我麼？誰看見我，就是看見聖父了。」

耶穌又屢次承受這個稱呼：卽如在加法爾納翁地方，聖伯多祿宗徒代表各位宗徒，答耶穌所問，說：「你是基利斯督，活天主子

。「(聖瑪竇經第十六章，十六節)耶穌不但不推辭，還且稱許他。耶穌復活後，聖多默宗徒稱呼他說：「我的主，我的天主。」(聖若望福音二十章，廿八節)耶穌平息了日內撒湖的風浪之後，船上的人來叩拜他說：「你真是天主子。」(聖瑪竇經十四章，三十三節)

耶穌又屢次做些神奇的事，來證明自己是真天主。一次他向一個癱子說：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」有幾個講經師，立時攻擊他說：「他這是說褻瀆的話，除了一個天主，誰能赦罪？」耶穌却反覆辯護，定明他所斷的不差，他說：「給一個癱子說，你的罪赦了，或是說，你起來拿你的牀行走，那一樣更容易呢？如今爲叫你們知道，人子在世有赦罪之權，就給癱子說：我命你起來，拿你的牀，回你的家去。」那癱子立刻就起來了，遂又拿起牀來，在眾人面前出去。(聖瑪爾谷經二章，九節)耶穌的朋友納匝祿死了四日，耶穌

特特在眾人前，命他復活，以表明他自己真有天主的權能，他的仇人法利塞一見這件奇蹟，便怨憤地彼此說：「你們看，我們毫無所得，普世都跟他去了！」（聖若望經十一章，十九節）

耶穌所行的各樣奇蹟，尚有很多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死後第三日自己復活起來，同他的宗徒親友們來來往往四十日之久，在這四十日間，他已經屢次證明自己的確是從前的耶穌，飲食談話，一如常人。他未死以前，曾經屢次講及死後第三日要復活起來，所以他的仇人封鎖了墳墓，派兵看守；但是人的力量，怎能勝得過天主呢？所以耶穌的復活，因着他的仇人，反更得了真實的証據罷。

今日時間短促，不能再多講論；但我們既然証明了新經是靠的書，是一部純正的歷史，各位可將這新經多讀，細心研究耶穌的言語和事蹟，便可以更見得清楚，他真是天地萬物的大主，獨一的

真神了。

## 講題——肆 基多之家庭觀念

一九三八年三月六日上午十時葉蔭芝司鐸在堅道大堂播講

家庭問題，是吾人非常關懷的，應該認識的；因為她對於人類社會和國家，都有莫大關係的緣故。人類生存養育的職責，須賴家庭擔任維持；至於社會和國家的組織成立，亦須賴家庭為基礎。所以人類的幸福，社會和國家的安寧，都繫於家庭問題解決善與不善為轉移。假如家庭是美善，就能夠教育良善的兒童，使兒童個個成為良善的公民，為社會造成將來維持秩序的生力軍，替國家培養未來才德兼全的主人翁。孔子曾說過：『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』，就是這樣的解說。不然，家庭是不美善的，結果成為反比

例。正如俗語所說：「惡樹結惡果。」不美善的家庭，便是罪惡之淵，禍害之源。

不幸今日的家庭，多數不是美善的，是危險四伏的，甚或陷於傾頹的現象。爲什麼呢？因爲現時代產生唯物和無神主義的種種荒誕學說，蔓延全世界，已將家庭的組織破壞，並且帶有傳染性的毒氣，將家庭的美德驅散，盡牠破壞的能事。

請看無數青年的男男女女，因着自由戀愛的荒謬，不顧神聖的愛情，取消婚姻的制度，厭惡家庭的束縛，拋去家庭的生活，奔走公私各機關，以與異性交遊接近；當着樂意的時候，就不論在任何時期，任何境遇，合法不合法，正當不正當，竟貿然自由支配他們愛情的問題。站在旁的，無論任何人，不能插足其間，過問其事。假如結婚之後，遭受境遇之不順，或發生其他變故，就能隨時隨地

，根據自由離婚違背理性的非法律例，解除婚約，再向淫奔道上無止境的去追求，結果婚姻多不安全穩固，視家庭如旅店，朝合夕離，毫無家庭觀念；生養教育，無人負責，致使青年的子女，脫離父母的監視，很得意的跑去享受自由生活；年幼的孩童，無人管理，在大街小巷裏，胡亂奔馳，由劣性同伴所傳染的行爲，不堪思議的；至於天真爛漫的嬰兒，失去慈母的撫育，啼飢號寒，令人傷心慘目！更有甚的，是人類任情縱慾，心地敗壞，喪盡道德的觀念，離婚的案愈多，奸淫的罪戾日增，節育制生之術愈妙，離奇慘殺之案愈多，只有想不到，沒有做不來。無怪整個社會和國家，都陷於悲慘危亂中，是皆由於家庭不美善的惡樹結成了惡果。

灌溉培植夫婦愛情的是何物？就是義務。家庭裏，生活養育的職責，和受着逆境艱苦的時候，皆賴義務去維持。如果越出義務所

指示的路線，夫婦的生活，兒女的教養，是無從實現的，家庭的基礎，就將隳滅了！

義務之外，尚須有犧牲的精神，因為世界上，沒有一人全善的。古語說：「世上無完人。」世上的人各有各的缺點，還有義務中源源而來的困苦艱難，若非有犧牲的精神，怎樣能夠應付？那夫婦在這樣環境共同生活中，結果必致一南一北，琴瑟不調。

夫婦欲避免一南一北，琴瑟不調，非在基多監護下不能。基多首先將婚姻的地位提高，立為聖事，故聖保祿宗徒說：「夫婦的配合，猶基多與教會之締結。」基多與教會之締結，是至神聖及至超性的，故夫婦之配合，亦是至神聖的。為此聖教會遵照基多的命，將婚姻男女二人領導至聖堂中，將他們獻給天主，并給他們祝福。婚姻之後，是經天主結合的了，當如聖經上所說：「人力不能分離



。』這不是保護婚姻的穩固，維持家庭的安全嗎？雖然人性是軟弱的，人心向善，人情無常，若經犯罪的情慾發動，和受着荒謬的邪說誘惑，愛情就不能長久；但婚姻既是聖事，基多的聖寵神光，定然降給他們，俾能以純一至潔神聖愛情，永久堅守那神聖不可侵犯的結約。

夫婦的義務，國家的法律雖可督促他們遵守，但國法沒有約束良心的能力。比如：司法官判決了某種婚姻是有效以後，對夫婦間的道德問題，他不去質問。惟有基多信仰的最高的理想，控制人的心靈和意志，婚約內所應盡的各種義務，祇有她能強迫夫婦去履行。所以家庭內不能離耶穌的助佑，他的規律，應銘刻于夫婦的心中，好能調節那些不規則的妄勤，啓示高尚和純潔的愛情。有基多在旁監護，夫婦二人，便可安度生活的路程。

至論犧牲的精神，世界上鮮有人認識了，祇在基多訓導下，可以學習。假如夫婦當着病苦的時候，能把所受的痛苦和盤託于被釘十字架的耶穌，他要從加爾瓦畧山頂將十字苦難的光線射在夫婦生活上，他們就能感覺一種力量存于心中，不只是可以互相原諒，彼此相助，且樂爲同伴而死。果能如此，那必敬必戒，相夫教子，德彰燕婉，慶衍螽斯，就容易達到了！

總之解決家庭問題最美善的法子，是基多化的家庭。誰不認識加里肋亞的聖家，有誰不稱頌贊揚她是至聖至善至和樂的？她是基多的家庭，是我們模範的家庭。倘若欲求聖家的美善和道德，實現于吾儕家庭裏，當實行基多化的家庭罷！

## 講題——伍 何以上主以苦難加諸世人

一九三八年三月廿七日上午十時黃子謙司鐸在堅道大堂播講

今日在聖堂聽道理各位教友，以及現在收音機前聽播音者，請爲留意：現今所講，「何以上主以苦難加諸世人」之問題，迺是受苦之事，不是歡樂之事，所以請各位，以教友之心情聽之，不可以世俗之心理聽之；否則，不單聽之無味，反覺討厭無解，因人之常情，多是喜樂厭苦也。現在將正題講起，「何以上主以苦難加諸世人呢？」照聖書所言，天主加給我們苦難之事，不論天災人禍，不論肉身之苦，或靈魂之苦，皆有天主聖意在焉。此種聖意，可撮分三樣：第一，或是爲警戒罪人，回心向主；第二，或是爲試驗善人德行，加增其功；第三，或是爲懲罰罪人，加以暫苦。

第一個意思，據聖額我略說：罪惡蒙蔽人的神目，患難開明人的神目，古今以來，因患難回頭改過者，不知凡幾。又如金口聖若望說：世上爲改學生的過失，教員常用鞭子，天主爲改人的罪惡，有時亦用世苦，以警戒之。又如聖奧斯定說：全能全善的天主，不能許自己所造的萬物中，有一點惡事，若有惡事，一定要從難事中，生出更好的事來。

第二個意思，照古經說：世上金銀該在火中煨煉，天主有時，亦用世苦的爐火，試煉人的善功聖德。卽如古聖若伯，失落了兒女財帛，還發生了一身毒瘡，他尙能翕合主旨，所以天主親口讚美他。又如古聖多俾亞，雙目失明，度日艱難，尙能安心忍耐，以聽主命。由此可見，上主有時，亦以世苦試煉世人也。

第三個意思，照聖書上說：世上苦難，每每由人犯罪招來的：

如原祖亞當，背犯主命，天主用世苦罰之，使之勞心勞力，受災害病，貧窮死亡。又如古經上說：天主創世後，一千六百年間，人類蕃多，惟皆作惡，天主以洪水罰之。又如瑣多瑪城之人，罪大惡極，天主降天火滅之。由此可知，上主亦有以世苦，罰罪人也。

是以世人，有時慘受天災人禍，或受飢寒貧病，或各樣痛苦，皆有天主聖意在也。然我們受此世苦，可以怨恨天主，以免其苦乎？否，否，因天主不是如世俗之人，若怒罵之，或可改其志焉。惟有我們，用些方法，忍受世苦，以挽主怒而已。不然自暴自怨，亦是無用也。

其法何如，據聖書云，第一，我們如遭艱難苦楚時，該忍耐祈禱，或痛悔己罪，回心向主，以挽主怒，如古經所紀，尼尼物城人，得先知若納之指導，自行痛悔補贖，得免天主之罰；或是，效法

歷來聖人聖女之模範，依聽天主之聖意，不拘遇着何種艱難，都甘心忍受，不怨主，不尤人。

第二，我們若遇受苦時，也該設想，或是天主，用這些苦難，以試煉我心，所以我們，該安心忍受，以聽天主上智安排；或是常思耶穌苦難之事，以慰己心，因吾主耶穌，爲救贖人罪，尙且一生受盡最兇最烈之苦，何況我們，欲救己靈魂，不當受些苦難，以贖己罪乎？聖經上，吾主耶穌說：「誰願跟隨我，該背負自己的十字架，」就是該忍受，天主所賞給的患難貧病，及各人本份，當盡之苦勞。

第三，我們又該常熱心，守好天主十誡，各盡自己本份，不可犯罪獲罪天主，以招患難困苦；更該常祈聖母，及常領聖體，因吾主聖體，暨聖母瑪利亞，迺是我們「愛者之慰，苦者之安，勞者之

息，涕者之樂也」。

以上所講各節，乃是解答今日所謂之「何以上主以苦難加諸世人」問題之梗概也。近日，乃是聖教會封齋期內，如聖保祿宗徒云：「目下適是天主聽受我們祈禱之時，又是我們救靈之好日。」所以我們，在此封齋期內，更該立些克苦工夫；或忍受些世苦，為補贖己罪，為立多少功勞，以救己靈魂，敢請各位教友留意焉。

## 講題——陸 凡公教信友皆有傳教之責

一九三八年五月廿九日上午十時劉榮耀司鐸在堅道大堂播講

這一次的講題是：『凡公教信友皆有傳教之責』。我們試看宇宙內，日，月，星，辰，山，川，草，木，蟲，魚，鳥，獸，而按着那個『無因不成果』的定理去推論，就知道必有一至尊至大的真

主宰造化之。然而這個真主宰造化這一切的一切，而又特別的造生我們爲有靈的人類，亦必不能無一終向：這個終向是什麼？就是要我們生前認識，愛慕，敬拜和光榮他，死後享天國永遠之真福也。我們人生最根本的道理，和最重要的問題，也就是這一點了，可惜世之未明斯道者，不知凡幾！誠恐他們對於人生的終向，不但毫沒意義，茫茫一世，而且枉負了造物主天主造人的心意，日後將受永遠的災殃啊。我們公教信友，幸獲真光，入了真教，知道了我們人生在世，不是爲着這世上的衣食住行，不是爲着榮華富貴，不是爲着這個『人生行樂耳』的主義，却惟是爲認識，愛慕，敬拜，光榮造物主天主，且得知道了日後升天堂享永福的道路。唉！這是一個多麼真切而感人的道理啊！把不得他們都得好像我們一樣的認識這真道啊！



聖經上基多說：『你們往普世給萬民講福音，』這就是叫我們要傳教，把天主之國到處廣揚，使人人都得知道人生最大和最根本的道理。

也許有人說：『傳教是主教和司鐸們的事，我們信友並沒有這個責任。』到底我們不該如此說：第一，因我們人生既有愛慕和光榮天主的使命，那麼，我們就有職責去宣播他的聖道，傳揚他的聖教，使人人認識而崇敬他，因這是一件光榮天主的實現啊。彼世之不識天主教之真道者，或以日月爲神，或以土木爲神，或以古人爲神，敬拜之，崇奉之，而對於造物之真主，却不知崇拜：這直是把天主當受的光榮，謬妄地歸之於受造物之身上，那些黑暗的魔鬼，以種種的異端邪說，無形地同有形地佔奪了天主的光榮！我們公教信友正應積極的傳揚聖教，使外教之人，認識真道，以恢復天主的

光榮。不如此，我們怎地說是盡了光榮天主的職責？又怎能說是依照了我們的終向而行？

第二，因我們除了愛天主之外，還有愛人的本分。如果我們看見一盲目之人，迷失道路，且將墮落深坑裡去，誰謂我們沒有本分給他指示一條正道而挽救他呢？他們外教之人，未明真道，行走於死影中，失了人生的指南針，不獲升天之途徑，恐怕他們的歸宿，就是靈魂不能得救，而陷到地獄永苦裡去，我們豈容漠不關心的袖手旁觀？我們豈不應該大聲疾呼的喚醒他們？故此，換句話說：凡公教信友，個個皆有傳教之職責。

今者，外國姑勿論，且就我國言之：我國人民四萬萬五千萬，其信奉真教的，雖有三百萬，然而除却這三百萬外，其餘尚有四萬萬餘是未認識真主的；而全國的司鐸總數，不足五千，平均每位須

歸化約十萬人；但每位司鐸之能力有限，怎能歸化這偌大數目的外教人？那麼，他們四萬萬餘的外教人，待誰指示真道？四萬萬餘靈魂，待誰解脫魔軌？

親愛的公教信友乎！傳教救人，委實是我們的職責，誰也不能推辭。不要說『我有治理家庭之責不能傳教』，須知我們固不能像司鐸們的脫離了家庭關係，往各方去傳教，可是我們都有鄉鄰親友，和他們接近的機會很多，可向他們實行傳教的工作。他們之所以未認識真主者，大概是爲沿着先人的遺傳，或爲環境蒙蔽着，簡言之，是因爲沒有人把真道指示給他們。假如有人給他們指示真道，他們當然也已奉了真教，希望我們本着人生愛主愛人的精神努力去罷！

# 講題——聖教會何故稱謂至公

一九三八年七月卅一日上午十時石抱璞司鐸在堅道大堂播講

聖教會乃天主耶穌所立，使天下萬世萬民有所遵循，以善盡人生唯一之職責。何謂人生唯一之職責？卽認識，愛慕，欽崇造天地神人萬物之主宰是也。然則耶穌設立聖教會，乃爲天下萬世萬民，而非限於一時，一地，一人者也，故稱爲至公。

茲就聖教會之道理及其組織言之，卽可證明其爲至公。請申言之：——

(甲) 聖教會道理至公：

聖教會爲天主耶穌所立，使天下萬世萬民生前信奉之，以盡人之所以爲人之職責，身後獲享天堂永遠無窮之真福，普及天

下萬民，而非限於一種一族。故凡爲圓顛方趾之倫，不論何種何族，信奉聖教者，皆當具同一之信仰，領畫一之聖事，守畫一之規誠。

考聖教初傳時，如德亞教友中有存自私之偏見者，以爲聖教祇可傳之亞巴郎之裔，其他民族，應摒而不納。此種偏見，大背聖教道理，旋經宗徒領袖，耶穌代表——聖教元首——詳爲訓導，嚴加糾正後，則莫敢不遵矣，非至公乎？

(乙) 聖教會組織至公：

聖教會之設立，乃爲訓誨治理天下萬世萬民者，故非限一國一洲，實乃天下萬世萬民當信奉，而不專屬一國一洲者；其成分，則爲普世教友，共成一會，猶如一身；由教友中選陞司鐸，由司鐸中選陞主教，其元首則爲天主耶穌，而在世代表耶穌

者則爲教皇，教皇由樞機主教團——聖院——所推舉，非至公乎？再就聖教會之歷史言之，亦可證明其爲至公：蓋聖教會自初傳——宗徒時代——直至今日，已廣傳於世界之大部分，而有大部分之人民信奉之也。故聖保祿宗徒致格羅森教友書有云：『福音遍傳普世，滋榮增長，一若被及爾輩然。』（第一章第六節）拾一世紀聖伊略理所著攻斥異端之傑作有云：『普世信友，雖言語有別，惟所奉聖道，同出一源：無論德人，班人，法人，或東方人，埃及人，斐洲人，抑南方人，及其他部分人民，信仰皆相同，規誠亦相同也。』

時至今日，聖教之深入普世民間，無論窮鄉僻壤，遐方異域，皆有傳教士之足跡。根據聖教年鑑，全球信奉聖教者三萬萬有強，在全世界之傳教區域宣傳聖教之人員，司鐸約一萬餘位，修士約五千餘位，修女約一萬五千餘位，宣道員約二萬餘位。

由此觀之，可知聖教自初傳以至今日，已普遍全球，而虔誠篤信者無時間斷，數不勝數，聖教會稱爲至公，不言而喻矣！

聖教會既爲至公，則吾教胞，蒙主大恩，已入聖棧，幸也何如！惟一己雖已得蒙真光，而同胞中尚有許多未奉聖教者，吾人斷不可如如德亞人存自私之偏見，阻其接受福音；蓋嘗見有等信友，以爲某人素行不端，縱有心問道，亦不堪領受主恩，而拒絕之，此乃大錯特錯也。夫人誰無過，過而能改，善莫大焉！聖經所載，吾主耶穌嘗示吾人模範矣！匝加也，瑪大肋納也，及其他多數罪人也，吾主未嘗拒絕之；不惟不拒絕之，且就之，召之，而歸化之，使之成聖成賢也。吾人尤當敦品勵行，使未信奉聖教者，有所觀摩，從此信奉聖教，以盡人之所以爲人之職責，而仰副吾主耶穌設立聖教會，以普救萬民至公無私之宗旨焉！

002853

---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代印  
1938

---